

中国古典文学荟萃

「梦溪笔谈」

〔北宋〕沈括著

（下）



中国古典文学荟萃

「梦溪笔谈」

〔北宋〕沈括著

下

230/233

J222.8

28(2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学荟萃/古敏主编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1.10

ISBN 7-5402-1418-X

I.中... II.古... III.词(文学)-作品集-中国-古代IV. I 222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4878 号

书 名	中国古典文学荟萃(共 21 册) 梦溪笔谈(上、下册)
作 者	(北宋)沈括
责任编辑	里功 贵群
出版发行	北京燕山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(100007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秦皇岛市晨欣彩印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3054 千字
印 张	212.5
版 次	200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02-1418-X
全套定价	32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

目 录

卷十六	
艺文三	(275)
卷十七	
书 画	(278)
卷十八	
技 艺	(295)
卷十九	
器 用	(319)
卷二十	
神 奇	(333)
卷二十一	
异 事	(355)
卷二十二	
谬误谲诈附	(380)
卷二十三	
讥 谑	(389)
卷二十四	
杂志一	(401)
卷二十五	
杂志二	(424)
卷二十六	
药 议	(453)
补笔谈卷一	
故 事	(473)

辩 证 (479)

乐 律 (492)

补笔谈卷二

象 数 (504)

官 政 (520)

权 智 (524)

艺 文 (531)

器 用 (535)

补笔谈卷三

异 事 (540)

杂 志 (543)

药 议 (557)

续笔谈十一篇

续笔谈十一篇 (575)

●梦溪笔谈卷十六

艺文三

乌 鬼

【原文】

士人刘克博观异书。杜甫诗有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”，世之说者，皆谓夔、峡间至今有鬼户，乃夷人也，其主谓之“鬼主”，然不闻有乌鬼之说。又鬼户者，夷人所称，又非人家所养。克乃按《夔州图经》，称峡中人谓鸬鹚为“乌鬼”。蜀人临水居者，皆养鸬鹚，绳系其颈，使之捕鱼，得鱼则倒提出之，至今如此。予在蜀中，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，信然，但不知谓之“乌鬼”耳。

【译文】

读书人刘克广博阅览奇书。杜甫的诗说：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”。世上解说的人都认为夔州、三峡一带现在还有鬼户，是蛮夷人，他们的首领称为“鬼主”。但是并没有听说过有乌鬼的说法。而且鬼户是蛮夷人的称法，并非家庭喂养的东西。刘克就根据《夔州图经》，以为三峡的人称鸬鹚为“乌鬼”。住在水边的蜀人都养鸬鹚，用绳子系住它的脖子，让它们去捕鱼，捕到鱼之后就把鸬鹚倒提着让它把鱼吐出来，到现在都是如此。我在蜀中时看见人们养鸬鹚让它们捕鱼，的确是如此，但不知道它们称为“乌鬼”。

香奁集

【原文】

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篇，名《香奁集》。凝后贵，乃嫁其名为韩偓，今世传韩偓《香奁集》，乃凝所为也。凝生平著述，分为《演纶》、《游艺》、《孝悌》、《疑狱》、《香奁》、《簾金》六集，自为《游艺集》序云：“予有《香奁》、《簾金》二集，不行于世。”凝在政府，避议论，讳其名；又欲后人知，故于《游艺集》序述之，此凝之意也。予在秀州，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，皆鲁公旧物，未有印记甚完。

【译文】

和凝有一本艳词集，名字叫《香奁集》。后凝后来显达了，于是就将这部词集托名为韩偓所作。现在世上流传的《香奁集》是和凝所作。和凝生平的著述分为《演纶》、《游艺》、《孝悌》、《疑狱》、《香奁》、《簾金》六个集子。他自己替《游艺集》作的序说：“我有《香奁》、《簾金》两个集子，没有在上世流传”。和凝在官府时，要避免别人的议论，隐瞒了自己的姓名，又想要让后人知道是他作的，所以在《游艺集》中的序言中记叙了这件事。这是和凝的意图。我在秀州的时候，和凝的曾孙和惇家里收藏有各种书籍，都是和凝留下的东西，它们后面的印记都非常完整。

隐士魏野

【原文】

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，善为诗，以诗著名，卜居陕州东门之

外。有《陕州平陆县》诗云：“寒食花藏县，重阳菊绕湾。一声离岸橹，数点别州山。”最为警句。所居颇萧洒，当世显人多与之游，寇忠愍尤爱之。尝有《赠忠愍》诗云：“好向上天辞富贵，却来平地作神仙。”后忠愍镇北都，召野置门下。北都有妓女美色，而举止生硬，士人谓之“生张八”。因府会，忠愍令乞诗于野，野赠之诗曰：“君为北道生张八，我是西州熟魏三。莫怪樽前无笑语，半生半熟未相谙。”吴正宪《忆陕郊》诗曰：“南郭迎天使，东郊访隐人。”“隐人”谓野也。野死，有子闲，亦有清名，尚居陕中。

【译文】

蜀人魏野隐在不做官，会写诗，以诗写得好而闻名，居住在陕州东门之外。他有一首诗《陕州平陆县》写道：“寒食花藏院，重阳菊绕湾。一声离岸橹，数点别州山”。是最为绝妙的句子。魏野生活得非常潇洒，当时的显贵之人多与他有来往，其中寇忠愍特别喜欢他。魏野曾经写过一首《赠忠愍》的诗说：“好向上天辞富贵，却来平地作神仙”。后来寇忠愍镇守北都，将魏野召到他的门下。北都有一个妓女非常美丽，但行为举止却非常生硬倔强，文人称她为“生张八”。一次州府举行宴会，寇忠愍让她向魏野讨一首诗，魏野赠与她的诗写道：“君为北道生张八，我是西州熟魏三。莫怪尊前无笑语，半生半熟未相谙。”吴正宪的《忆陕郊》写道：“南郭迎天使，东郊诏隐人。”“隐人”就是指魏野。魏野死后留下一个儿子名为魏闲，也有很清高的名声，现在还住在陕中。

●梦溪笔谈卷十七

书 画

鉴赏书画

【原文】

藏书画者，多取空名，偶传为钟、王、顾、陆之笔，见者争售，此所谓“耳鉴”。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，相传以为色不隐指者为佳画，此又在耳鉴之下，谓之“揣骨听声”。

【译文】

收藏书画的人，很多人是贪图作者的名气，偶尔有传说是钟繇、王羲之、顾恺之、陆探微的手笔的，见到的都争着买进，这就是所说的“耳鉴”。还有的人看画用手去摸，据说着色均匀，手指摸上去没有高低不平的感觉的就是好画。这种方法又比“耳鉴”低下，叫做“揣骨听声”。

牡丹花图

【原文】

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，其下有一猫，未知其精粗。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，一见曰：“此正午牡丹也。何以明之？其花披哆而色燥，此日中时花也，猫眼黑睛如线，此正午猫眼也。有带露花，则房敛而色泽。猫眼早暮则睛圆，日渐中狭长，正午则如一线耳。”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。

【译文】

欧阳修曾经得到一幅古画“牡丹丛”，画的下方有一只猫，他不知道这幅画的好坏。丞相吴育与欧阳修是亲家，他一见这画就说：“这是正午的牡丹。怎么知道的呢？画上的花，看上去涣散无力，而且颜色干燥。这正是中午时的花。猫的黑眼仁就像一条线，这正是正午时的猫眼。早上带有露水的花，花心收拢，颜色湿润。猫的眼睛在早晨和夜里都是圆的，随着太阳升高逐渐变为狭长，到正午的时候就像一条线了。”这也是善于推求古人的创作意图了。

相国寺壁画

【原文】

相国寺旧画壁，乃高益之笔。有画众工奏乐一堵，最有意。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，众管皆发“四”字，琵琶“四”字在上弦，此拨乃掩下弦，误也。予以谓非误也。盖管以发指为声，琵琶以拨过为声，此拨掩下弦，则声在上弦也。益之布置尚能如此，其心匠可知。

【译文】

相国寺旧有的壁画，原是高益的手笔。有一堵壁上描绘众多乐工奏乐最有深意。看的人大多指责弹琵琶的人拨错了下弦，各种乐管都发“四”字的音，而琵琶的“四”字在上弦，但这里的一拨却是按着下弦，是画错了。我认为并非画错了。大概管乐器是放开指头发出声音，而琵琶却是手指拨过琴弦发出声音。这一拨虽然按住下弦，声音却是发自上弦的。高益对画的布置竟然能

到这种地步，他的匠心便可以知道了。

书画神韵

【原文】

书画之妙，当以神会，难可以形器求也。世之观画者，多能指摘其间形象、位置、彩色瑕疵而已，至于奥理冥造者，罕见其人。如彦远《画评》，言王维画物，多不问四时，如画花往往以桃、杏、芙蓉、莲花同画一景。予家所藏摩诘画《袁安卧雪图》，有雪中芭蕉，此乃得心应手，意到便成，故造理入神，迥得天意，此难可与俗人论也。谢赫云：“卫协之画，虽不该备形妙，而有气韵，凌跨群雄，旷代绝笔。”又欧文忠《盘车图》诗云：“古画画意不画形，梅诗咏物无隐情。忘形得意知者寡，不若见诗如见画。”此真为识画也。

【译文】

书画的精妙之处，应该用心神来领会，而很难由具体的形象来探求。世间看画的人，很多只能指点批评画中形象、位置、色彩的瑕疵而已，至于能达到深刻理解其中奥妙的人，却很罕见。就像张彦远的《画评》所说王维画东西，经常不区分四季，比如画花卉，往往将桃花、杏花、芙蓉花和莲花画在同一个景中。我家里收藏的王维画《袁安卧雪图》，上面有雪中芭蕉。这正是王维得心应手，意到便成的画，所以深达妙理，入于神韵，完全得自天意，这是难与俗人论说的。谢赫说：“卫协的画，虽然不具备完全的形体之妙，但却具有气韵，超越群雄，是从来没有的绝妙之笔。”另外，欧阳修的《盘车图》诗说：“古画画意不画形，梅诗咏物无隐情。忘形得意知者寡，不若见诗如见画。”这是真正识画的言论。

黄梅出山图

【原文】

王仲至阅吾家画，最爱王维画《黄梅出山图》，盖其所图黄梅、曹溪二人，气韵神检，皆如其为人。读二人事迹，还观所画，可以想见其人。

【译文】

王钦臣观看我家收藏的画，他最喜欢王维的那幅《黄梅出山图》，画上描绘的黄梅、曹溪两人的气质神韵，都与他们的为人一样。读了这两个人事迹，再反过来看画，便可以想像出他们的为人。

霓裳曲

【原文】

《国史补》言：“客有以《按乐图》示王维，维曰：‘此《霓裳》第三叠第一拍也。’客未然，引工按曲，乃信。”此好奇者为之。凡画奏乐，止能画一声，不过金、石、管、弦同用一字耳，何曲无此声，岂独《霓裳》第三叠第一拍也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，别有奇声可验，此亦不然。《霓裳曲》凡十三叠，前六叠无拍，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，自此始有拍而舞作。故白乐天诗云：“中序擘騄初入拍。”“中序”即第七叠也。第三叠安得有拍？但言“第三叠第一拍”，即知其妄也。或说尝有人观画《弹琴图》，曰：“此弹《广陵散》也。”此或可信。《广陵散》中有数声，他曲皆无，如拨攉声之类是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国史补》记载：“有个客人拿《按乐图》展示给王维看，王维说：‘这是《霓裳曲》的第三叠第一拍。’客人不赞同王维的说法，让乐工们奏了这支乐曲才相信。”这是那些喜欢猎奇的人编造的。凡是画奏乐的图，只能画出演奏一个乐音的情景，不过金、石、管、弦同用一个字罢了，但是什么曲子又没有这样一种音，哪里只是《霓裳曲》的第三叠第一拍呢？有人猜疑舞蹈节奏以及其它动作和拍法中别有零星乐音可以验证，这也不对。《霓裳曲》共有十三叠，前面六叠没有拍，到第七叠才称为叠遍，从这里才有了拍而开始舞蹈，所以白居易的诗写道：“中序擘騷初入拍。”“中序”就是指第七叠。第三叠哪能有拍呢？单是说“第三叠第一拍”，便知道他的错谬。有人说曾有人看《弹琴图》这幅画说：“这是在弹《广陵散》。”这或许是可以相信的，因为《广陵散》曲中有几个音，别的曲子都没有，如拨擗声一类的音就是。

画 艺

【原文】

画牛、虎皆画毛，惟马不画，予尝以问画工，工言：“马毛细不可画。”予难之曰：“鼠毛更细，何故却画？”工不能对。大凡画马，其大不过盈尺，此乃以大为小，所以毛细而不可画；鼠乃如其大，自当画毛。然牛、虎亦是以大为小，理亦不应见毛，但牛、虎深毛，马浅毛，理须有别。故名辈为小牛、小虎，虽画毛，但略拂试而已。若务详密，翻成冗长。约略拂试，自有神观，迥然生动，难可与俗人论也。若画马如牛、虎之大者，理当画毛。盖见小马无毛，遂亦不摹，此庸人袭迹，非可与论理也。

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，皆仰画飞檐。其说以谓自下望上，如人平地望塔檐间，见其榱桷。此论非也。大都山水之法，盖以大观小，台人观假山耳。若同真山之法，以下望上，只合见一重山，岂可重重悉见，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。又如屋舍，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。若人在东立，则山西便合是远境；人在西立，则山东却合是远境。似此如何成画？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，其间折高、折远，自有妙理，岂在掀屋角也？

【译文】

画牛和老虎都要画毛，只有画马不画毛，我曾经用这一问题问画工，画工说：“马的毛细，不能画。”我刁难他说：“老鼠的毛更细，为什么却要画呢？”画工不能回答。一般画马，大小都不过一尺，这是将大的画小，所以毛细而不能画。画老鼠却是画得与它本身一样大，自然应该画毛了。然而牛和老虎也是将大的画小，按理也不应该看见毛，但牛、虎的毛深，马的毛浅，按理说应该有区别。所以名家画小牛、小虎，即使是画了毛，也不过是略微涂抹几笔罢了。假如一意追求清晰细密，反而就变得冗长多余了。略微轻涂几笔，自然有神妙意境，非常生动，这是难以与俗人说的。如果像画大牛、大虎一样画马，理应画上毛，大概见小马没有毛，于是也不画毛了，这是平庸的画工沿袭旧迹，不可与他们论理。另外，李成画山上的亭馆和楼塔一类建筑，都是向上画飞檐。他的说法认为从下向上望，就像人在平地上望宝塔檐角间，只能看见它的榱桷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一般画山水的技法，都是将大的景物看作小的景物，就像人们观看假山一样。如果用看真山的方法，从下向上看，只应该看见一重山，怎么可能每重山都见得到呢？同时也不应看见溪水山谷间的东西。又如观看屋舍，也不应看见它庭院中与后巷中的东西。如果人站在东边，那山的西边就应该是远境；人站在西边，山的东边就应该是远境。像这样怎么能够画成一幅画呢？李成大概不知道以大观小

的方法。绘画时如何折合高大的东西，折合深远的事物，自然有它绝妙的道理，哪里在翘起屋角呢？

画佛光

【原文】

画工画佛身光，有匾圆如扇者，身侧则光亦侧，此大谬也。渠但见雕木佛耳，不知此光常圆也。又有画行佛，光尾向后，谓之顺风光，此亦谬也。佛光乃定果之光，虽劫风不可动，岂常风能摇哉！

【译文】

画工画佛像身上的光圈，有扁圆像扇子的，佛像的身子侧着，那光线也侧着，这是大错误。他只看见了木雕的佛像，却不知道这种光常常是圆的。还有画行走的佛，光的尾是向后方的，称为顺风光，这也是错误的。佛光是定果的光芒，即使遇到了劫灾大风也是不会动的，平常的风怎么能摇动呢？

古文“己”字

【原文】

古文“己”字从“一”从“亡”，此乃通贯天、地、人，与“王”字义同。中则为“王”，或左或右则为“己”。僧肇曰：“会万物为一己者，其惟圣人乎？子曰：‘下学而上达。’人不能至于此，皆自域之也。”得“己”之全者如此。

【译文】

古文“己”字从“一”从“亡”，这是贯通了天、地、人，与“王”字的字义相同。竖笔放在中间就是“王”字，放在左边

或右边就是“己”字。僧人肇说：“将万物会合在自己一人身上，大概只有圣人吧！夫子说：‘学习基础的东西，从而通达上乘的道理。’人不能达到这种境界，都是由于自己束缚了自己。”参悟了“己”字的全部意蕴的人才能这样做。

活 笔

【原文】

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，尤善为平远山水。其得意者，有《平沙雁落》、《远浦帆归》、《山市晴岚》、《江天暮雪》、《洞庭秋月》、《潇湘夜雨》、《烟寺晚钟》、《渔村落照》，谓之“八景”，好事者多传之。往岁小窑村陈用之善画，迪见其画山水，谓用之曰：“汝画信工，但少天趣。”用之深伏其言曰：“常患其不及古人者，正在于此。”迪曰：“此不难耳。汝先当求一败墙，张绢素讫，倚之败墙之上，朝夕观之。观之既久，隔素见败墙之上，高平曲折，皆成山水之象，心存目想，高者为山，下者为水，坎者为谷，缺者为涧，显者为近，晦者为远。神领意造，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，了然在目，则随意命笔，默以神会，自然境皆天成，不类人为，是谓活笔。”用之自此画格日进。

【译文】

度支员外郎宋迪擅长绘画，尤其善于画平阔广远的山水画。他得意的作品有《平沙雁落》、《远浦帆归》、《山市晴岚》、《江天暮雪》、《洞庭秋月》、《潇湘夜雨》、《烟寺晚钟》、《渔村落照》，称为“八景”，喜好的人将它们到处传扬。往年小窑村陈用之善于画画，宋迪看了他画的山水，告诉用之说：“你的画的确很精到，但是少了天然意趣。”陈用之对这种说法很是信服，说：“我常常忧虑自己的画比不上古人的地方，正是在这里。”宋迪

说：“这也不难，你先应当找一堵残败的土墙，把白色的绢全部展开，将它贴在破墙上，早晚观察它，观察久了，隔着绢看败墙上面，高低平坦曲折的地方，都构成了山水的景象。心里存着形象，眼睛细看：高的是山，低的是水，坑穴是山谷，空缺是山涧，明显的是近景，模糊的是远景。心神领会，恍然见到有人、鸟、草木飞动往来的景象，清清楚楚地映在眼前，就随意动笔，默默地以心神引导，景物自然都是天然成就，而不像是人工造作的。这叫做活笔。”从此以后，陈用之画的格调日益提高。

字体演变

【原文】

古文自变隶，其法已错乱，后转为楷字，愈益讹舛，殆不可考。如言“有口为吴”，“无口为天”。按字书，“吴”字本从“口”从“矢”，音揆。非“天”字也。此国近世谬从楷法言之。至如两汉篆文尚未废，亦有可疑者，如汉武帝以隐语召东方朔云：“先生来来。”解云：“来来，枣也。”按“枣”字从“束”音刺。不从“来”。此或是后人所传，非当时语。如“卯金刀为刘”，“货泉为白水真人”，此则出于纬书，乃汉人之语。按“刘”字从“𠂔”、音酉。从“金”，如桺、𨔵、皆从“𠂔”，非“卯”字也。“货”从“贝”，“真”乃从“具”，亦非一法，不知缘何如此？字书与本史所记，必有一误也。

【译文】

古文字自从演变为隶书，法则已经错乱，后来又转变为楷体，就越加错乱，原义恐怕是不能考索了。例如说“有口为吴”、“无口为天”，考察字书，“吴”字本来是从“口”从“矢”，读作揆。而不是“天”字。这固然是近代错误地依照楷书的方法来解